



晋江原创网
HTTP://WWW.JJWXC.NET

归路

壹

夜安◎著

GUI
LU

归路

凌波不过横塘路，但目送、芳尘去。锦瑟年华谁与度？
被他一夕伤害至深的她，婚前出轨是反叛、是疗伤？
该怎么定位孤独帝王、谦谦君子和挚爱她的莽夫在生命中的位置？

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归路

夜安◎著

GUI
LU
壹

河北大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归路.1 / 夜安著. — 保定: 河北大学出版社, 2008.1

ISBN 978-7-81097-220-8

I. 归… II. 夜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87532 号

归路 1

作 者:夜 安

责任编辑:习 毅

责任印制:蔡进建

特约监制:孟 伟 杨 俊

特约编辑:何亚娟 崔 西

封面设计:小 贾

出 版:河北大学出版社(保定市五四东路 180 号)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三河市鑫鑫科达彩色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710mm × 1000mm 1/16

字 数:269 千字

印 张:17

版 次:200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1097-220-8 / I.204

定 价:23.80 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。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第一章 · 1
祖父

第二章 · 11
岁月河山

第三章 · 19
远去的传奇

第四章 · 26
不负江山如画

第五章 · 35
时光静默流淌

第六章 · 43
画地为牢

第七章 · 52
缠乱

第八章 · 61
多事之秋

第九章 · 71
冬若去春风抱满怀

第十章 · 82
可以期望的未来

第十一章 · 91
婚姻的义务

第十二章 · 101	亲戚
第十三章 · 115	长假始末
第十四章 · 125	暖冬
第十五章 · 141	新生命
第十六章 · 156	疼痛挑战
第十七章 · 172	人之初无喜忧
第十八章 · 189	往昔不应留恋
第十九章 · 203	妹妹们
第二十章 · 215	最喜小儿无赖
第二十一章 · 229	热河印象
第二十二章 · 241	夏末
第二十三章 · 255	争执



GUI
LU { 第一章 }
LU { 祖父 }





船过苏州，再经吴江，就入浙江界了。农历五月中，运河两岸风光虽好，太阳却也毒辣，所以我白天都只躲在舱内。李浩头一次到南方，倒是对什么都新鲜，老上甲板转悠，晒了一两日就黑了不少。

在嘉兴府稍作停顿，又出发往南。行了不到一日，三叔却吩咐在一个河岔口换了小船。两岸绿油油的水田一望无垠，李浩奇道：“需要换船进城？”

三叔似乎早料到我们有此一问，笑答道：“我们住乡下老家，城里的宅子平日都空着，只有你们二叔查铺子的时候才去住。”

只有小小的乌篷船才能在宽不过六七米的河沟里自由穿梭，好在来接我们的老仆备了两艘，才载下我们所有的行李。三叔向老仆问起祖父的身体状况，他恭敬答道：“太爷的病时好时坏，前些天夜里咳嗽得厉害，这两日好了些，精神倒还健旺。”

三叔点了点头，又问：“刘叔，二哥回来了吗？”

老仆答：“二老爷今早才刚赶回来。”

小河穿出一片林地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一弯青石拱桥的后面，是白墙黑瓦屋檐飞翘的村落。比起杭州城，这里是个更可爱的地方呢！

河道延伸入村中，两边是临水人家，看着探出油粉砖墙的芭蕉，听着橹声阵阵，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沿河有许多人家在水面上凌空架起木阁楼，刚好见一名少女打开水阁的雕花木窗，“扑通”一声放下吊桶，从河里打水。窗外架子上搁着一盆茉莉，一只雪白的猫蹲在窗台上，舔着自己爪子上的毛。

唉，不知道送回盛京的敏敏怎么样了？还有红月儿……

小船一直往前，眼看就要穿村而过，却往一处围墙拐了进去，再往左一弯，居然别有洞天，进了一个三面环墙的水域。我顿时明白这是私人宅第的河埠头。船夫摇船靠岸，在河邦石上拴好。老仆人刘叔先跳上石阶，接着是李浩和我，最后是三叔。

我像是近乡情怯，对见祖父心里没底，向三叔问道：“爷爷知道我们要来吗？”

“我事先写信说了。”三叔似乎也没把握，却安抚我们道，“别担心，爹嘴上不说，心里其实一直记挂大哥。见着你们一定高兴。”

这时，一个管事模样的中年男子领着几个小厮丫头迎了出来，见着三叔，躬身笑道：“三老爷好！太爷想少爷小姐路上辛苦，吩咐收拾了厢房，让少爷小姐先休息，晚饭时候再见。”

我看了看皱着眉的三叔，不禁想笑，祖父还真不想太快看见我们。不过我想我跟李浩不会像爹一样惹他那么生气，否则我估计我们今晚睡不了厢房，只能睡马房。

三叔对那管事道：“这样也好。同德，让他们把少爷小姐的行李归整好。小心伺候！”

叫同德的管事答应了，命两个丫头带我和李浩回房。我跟李浩住一个院子，都是二楼，只是他住东边，我住西边，刚好可以隔窗相望。院子四面都是雕花的门窗，铺着石板的天井有个盛满土的石台，种了一株约一米的栀子树，正开着花，满院甜香。

木楼梯狭窄而幽深，踏在上面会发出很有趣的声音。带路的丫鬟丁香是典型的南方人，个子娇小，眼睛水灵灵，皮肤白皙粉嫩，说起话来带着软软的口音。推开厢房的门，就见一张楠木的灵芝纹画桌，配着同样花纹的圆凳，靠墙摆着一个方角立柜连着同款的亮格柜，最漂亮的就是那个大得夸张的红漆拔步床。

“小姐，开窗透透风好弗好？”丁香问道。

“嗯。”我点头。正觉得屋里有点闷热。

“吱呀——”随着透雕的木窗一扇扇打开，除了光线，还有清凉的空气透进房来。“沙沙沙”，是下雨了吗？丁香轻呼道：“落雨了！”她放下细密的竹帘



后，问道，“小姐，渴弗渴？我去倒茶来。”

我对她笑道：“不用了。你先下去吧，我有点困。”

丁香“哎”了一声就退了出去。

我搬了张凳子，坐到窗边，听着细雨打在屋檐上的“啪啪”声响，鼻尖绕着湿润的带着栀子花香的空气，趴在窗台上睡着了……

“姐。”好像是李浩在耳边轻唤。我猛地惊醒，睡眼蒙眬地抬起头，见他一手搭着我的肩膀俯身叫我，丁香在一边站着。

我伸了个懒腰，问道：“可以吃饭了是吗？”

丁香带着我们去吃饭的地方，穿过一个有金鱼池的花园，几重门楼厅堂后，终于到了！我的脚板被鹅卵石路面硌得生疼，直怨靴底太薄。

进了饭厅，就见一桌子人。其中有三叔，他左边的妇人一定是三婶，右边中年男子是二叔吧？我们走上前又是一番客套的见面礼。不知道为什么没见到二婶，李浩问起，说是在城里娘家，没来得及赶回来。然后又见到了一个堂弟三个堂妹，据说还有一个堂兄，好像陪母亲在外家，所以也没见到。堂弟跟大堂妹都是十六岁，长得很可爱，但是……怎么说呢，感觉有点精灵过了头，两个小堂妹倒是很安静，都是不满十岁的小丫头，被兄姐压得死死的。

我们被安排坐在堂弟和大堂妹旁边，似乎还要过很久才开饭，因为下人奉上茶来。那个小丫鬟捧着湿巾让我擦手，却不知道叫什么好，愣了半晌。二叔笑道：“这是大小姐。”

小丫鬟这才唤了一声：“大小姐。”

哪知道堂弟李溶“噗”一声笑出来，对大堂妹李淑道：“哈哈，你这大小姐叫了十几年，现在变二小姐啦！”

李淑不甘示弱地回敬：“你还不是二少爷立马降格成三少爷！”

然后你来我往地舌战起来。二叔三叔虽然都皱眉，却也不制止，看得我又是奇怪又是好笑。我向李淑笑问道：“妹妹今年也到阅选的年纪了吧？”

李淑笑瞥我一眼，道：“那个啊，我不用。”

我还没说话，就听李浩抢着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她大笑着回答：“因为我残废，哈哈哈哈哈！”

李溶笑道：“她是千年大跛，京城的王孙公子才不要她，只好留在家里，看多赔点嫁妆能不能送出去！哈哈！”

李淑捏着堂弟的嘴皮，笑骂道：“爷爷给我嫁妆多，你又心疼啦？唉，要是赔钱可以把你送出去，多少我都不会心痛啊！”

李溶打落她的手笑道：“你这种泼妇倒贴多少也不管用！”

李淑作势要拧他，他就从椅子上跳起来，两个人竟然就在饭厅里追打开。叔叔们终于看不下去，喝道：“别闹了，你们两个！”可是两人竟都是不理。

我却注意到李淑行走跑跳没有任何异常。李浩凑到我耳边道：“她不跛嘛，奇怪。”

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一声咳嗽，听到这声音，所有坐着的人都站起来，就听二叔三叔还有三婶对着来人唤道：“爹。”

李溶和李淑立刻停止了嬉闹，双双奔过去，赶开服侍的下人，一左一右搀住他，甜甜脆脆地喊：“爷爷。”

我和李浩也站起来，看向我们的祖父，他身材高大，面容威严，额头上拧着个“川”字，下巴上留着花白的山羊胡子，穿一件赭色的团福长褂。他盯着李淑道：“你们又淘气？”

李淑甜笑道：“哪有？我们等爷爷等急了，就起来走动走动，您要是再不来，我们就要去找您啦！”又对着李溶道：“你说是不是？”

李溶也笑道：“是啊，爷爷。”

老爷子像是满意了，“嗯”了一声，由着孙子孙女扶他坐下。对儿子媳妇不扫一眼，对着两个小孙女招手道：“澜澜，小湖，过来。”

疼完了这两个，才看到站着的我们，我笑着喊了声：“爷爷。”李浩倒是憋了半天，终于也跟着轻轻唤了一声。

老爷子抿着嘴皱着眉盯了我们半天，才说：“嗯，这丫头倒是像我。”

其他人还没反应，李淑跟李溶先忍不住笑出声来。老爷子道：“怎么，你们觉着不像？”

李淑笑道：“像，像，当然像。”

李溶道：“涵姐姐生得这样好，自然是随爷爷。”又向李淑努嘴憋笑道：“哪里跟她似的……”被李淑一瞪，在老爷子面前不敢造次，剩下的半句就吞回肚里。



老爷子又看了看李浩说：“嗯，这小子比他浑蛋老爹顺眼。”

李浩哭笑不得。老爷子却转而问我：“选秀了没有？”

三叔代答道：“涵儿免选了。”

老爷子听了这个，眉舒展了些，嘴角也带了笑，点头道：“这样才对。”

我心里疑惑，什么“才对”？选了就不对了？跟李淑的事一样奇怪。

老爷子坐定之后，摆了摆手，李溶、李淑便自动归位。早先见过的同德朝守在门口的大丫鬟点了点头，不久便有四个小丫头捧着乌漆托盘鱼贯而入。以为终于开饭了，没想到上来的却只是冷盘点心而已。桌子太大，我只能方便地享用离我最近的几碟。

“老二，把上个月的账目报来听听。”老爷子并不动筷，只抿着茶：

二叔像早有准备，从袖子里抽出一张折好的纸，站着汇报。

我看李淑李溶都开动，也觉得不必客气。况且眼前淡绿色的瓷盘里盛着清香诱人的花香藕，没有任何佐料，只是冷盘切片，看起来却是鲜白脆嫩的叫人咽唾沫。正是吃花香藕的时节呢！夹一筷，把那白皙得如同少女肌肤般的藕片放入口中，只觉得脆甜爽口无比。

二叔念：“南得珍茂经丝行，两千七百八十两；七里如茂丝庄，两千三百两；菱湖宜茂生丝行，一千六百七十两……”

我心想，哪有在一家老小面前报收入的，像开股东大会似的，不过也听过就算，懒得关心。只把鲜藕推荐给李浩道：“尝尝这个，京师和奉天都吃不到的。鲜甜脆嫩，只有初冬的荸荠才能比。”

“荸荠是什么？”他问。

我一时说快了，便不得不费口舌解释，那是某种球茎很好吃的草本植物，比鲜梨更美味。

这时二叔已经念到：“……苏州佑荣踹染坊，五百六十两；振荣绸庄，七百四十六两；福兴茶行，一千二百六十七两；隆兴茶行，一千零五十六两；六安德兴茶庄，九百八十两。”收入之后还有支出，似乎也不少。完了以后，二叔报了净收益总数出来。我听着，觉得好像不大对，在千位少了一个数字，至于具体多少算不清楚，也没记下来。

“姐，这春卷你肯定喜欢，要甜的还是咸的？”被李浩这么一打岔，我更不

敢肯定了，反正不关我事，便对他道：“甜的什么馅？”

“细沙的。”他给我夹了一个，“甜而不腻。很香，不知道用的什么糖。”

就听老爷子道：“老二，这是你自己算的？”

二叔点头答道：“是，爹。我昨晚核算的。”

老爷子嗤笑一声，道：“我看你的算盘该换了，中间漏珠子。”

二叔这才意识到出了问题，抹汗道：“爹，可能是弄得太晚了，犯困犯的。”

“咳咳，除了这里少一千之外，你还没算上月课的茶税银，我记得是七百五十四两，没错吧？”老爷子一边咳嗽一边道，“两边相减，也就短了二百多两。”

二叔不敢接话，只垂头而立。在场的人似乎都见惯了这种场面，几个小的只管自己吃喝，三叔三婶紧张地僵坐着，好像犯错的是他们似的。

老爷子问道：“漠儿什么时候回来？他不在我还真放心不下。”

是说堂兄李漠吧？我有点同情二叔，虽然是自己儿子被父亲倚重，但滋味总是不好受的。叔叔们的脾气还真是好啊！

二叔还是没吭声，老爷子居然又说：“幸亏你是我儿子，不然真要怀疑你是中饱私囊。”

咬了一口细沙春卷，听到这我再也忍不住，“噗”地笑出来。是儿子就不会藏私了？爷爷也挺可爱的，或者是话说得可爱。众人都看向我，我把嘴里的半截春卷嚼了咽下去，然后笑道：“对不起，我一碰春卷就会笑，却偏偏爱这口。好在吃别的不会，爷爷请继续。”

老爷子的胡须轻抖，李溶李淑倒是毫不掩饰他们憋笑的表情。被这么一糊弄，老爷子便也“继续”不下去，对同德抬了抬手示意上热菜。

呵，终于啊！

还剩最后几个菜的时候，就见李溶和李淑对望一眼，李淑对端盘子的丫鬟使了个眼色，然后对我和李浩笑道：“这个是家里厨子的拿手菜，涵姐姐浩哥哥，你们尝尝。”

我一看，什么拿手菜，居然就是一盘爆炒螺蛳。这俩小鬼！

李浩犹豫地伸出筷子，夹了一颗，却不知道由哪里下口。李淑和李溶双双睁大了眼，喜滋滋地看着他如何继续。我暗叹一声，拿筷从他那里夹了过来，道：“我先试试。”对着螺口轻轻一吮，“啜”的一声，富有嚼劲的螺肉便带着汤



汁滚到舌尖上，真是久违的味道！把剩下的螺屁股跟壳放回桌面，说：“的确不错，酒、糖、酱油的比例刚好，如果葱丝、椒丝再多一点就更入味了。”螺蛳辣炒或者酱爆才鲜才香，不过也试过清汤煮的，别有一番风味。

李淑跟李溶那两个小家伙愣愣地看着我，我对身后的小丫鬟吩咐道：“拿些剔牙用的细竹签子来。”

小丫鬟挺机灵的，答了一声：“是，大小姐。”就跑了出去，一会儿就拿了竹签回来。

我把竹签交给李浩道：“你就勉强用这个吧。”

他一手拿竹签，一手用筷子夹螺蛳，捣鼓了半天，弄得一头汗，还是没找到诀窍。我看着捏一把汗，怕他夹飞了，说不定崩到我脸上，暗骂一声小笨蛋，然后不得不示范给他看。

螺蛳的鲜，靠针啊，牙签啊，肯定体会不到，李浩这小子，也就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。至于学习如何只用筷子和嘴不脏手地解决这道菜，还看能在南方待几天。

这顿饭吃得爽快。我觉得我是从饮食开始，很能适应这里的生活。

我醒得很早，天还是半亮。翻个身，盯着床牙上的松竹雕花发了几分钟的呆，然后撩开薄被，坐在床沿，赤脚踩着木踏板，小腿肚碰着了床下抽屉的铜面叶，虽然已入夏，还是觉得有些凉。半睡的眼扫过嫌闷热未放下的暗纹青缎床幔，浮雕流云床屏，床侧黑漆榉木灯台，最后定在透雕八仙故事的套床围廊上。

“砰砰”，非常温柔的叩门声。

懒懒地应了一声，丁香便推门进来，笑着轻问：“大小姐，昨日夜里困得好弗好？”

我做了个大大的伸展动作，刚想答话，却听见院子里有人脆声喊：“涵姐姐！”趿着鞋，快步走到窗前，“哐”地打开窗子，就见李淑仰头向我招手。

“干什么呢？”我笑着冲她喊。

“找你去玩。”她也放大了点音量。

李浩听着了动静，在对面楼上探出身来。

我道：“给我一刻钟。”然后让丁香帮我马虎梳洗了一下，套了条藕色的袍

子就下了楼。

李淑半靠着石台，手里拈了朵栀子花，正扯着玩，脚下一堆雪白的花瓣，不知道是昨夜的风打落的，还是被她的玉手摧残的。她看见我，把花往后一抛，笑道：“好了？那走吧。”

我指了指还在窗前探头探脑的李浩，她便答：“别管他，李溶会招待。”

于是我只能扔下李浩，跟着她绕出门去，上了小船，沿河出了村子。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负责摇船，晃晃悠悠地摇进一个荷塘。

太阳还没出来，塘上笼着牛奶般稠厚的水雾，能见度不超过十米，只看得见密密匝匝的荷叶擦着船身，甚至扫过我们的胳膊、肩膀和脸。在塘里用不了橹，只能用竹竿撑着动。

李淑随手摘取莲蓬，剥出莲子来玩。她手嫩，摘不了几个就痛了累了，只见那撑船的少女倒是折了好大一把。李淑边玩水，边轻吟着：“江南可采莲，莲叶何田田。鱼戏莲叶间。鱼戏莲叶东，鱼戏莲叶西，鱼戏莲叶南，鱼戏莲叶北。”

那少女“扑哧”笑道：“大……二小姐，原来那条呆鱼就是在打圈子呢！”

我也笑道：“也可能是形容一群呆鱼围攻某张吃了能成精的倒霉莲叶。”

李淑“哼”了一声，却被一朵还隐在雾后、将开未开的荷花吸引了注意力，催促着把船靠过去。摘了一枝还不够，足足挑了七八枝。鸟早起是为了觅虫果腹，她却是胁迫（嗯，或许该说诱骗）了我，一起做采花大盗来了！

在房里换下沾了水和湿泥的袍子，换上她们给我准备的琵琶襟大袖衫和绣海棠百褶裙。李淑很有兴趣地试了我的旗装，我说：“这两件我还没穿过，你要喜欢就拿去吧。”

她不舍地换下来，对我道：“爷爷不爱看家里穿旗装。”

这时，丁香拿着个信封进来，回道：“大小姐，有人送信来给你。”

我接过一看，又是十四的，微蹙了蹙眉，扔到梳妆台上的匣子里。这已经是第二封了，我不想拆，随它去吧。

李淑好奇地问：“谁写来的？你不看吗？”

我随口答道：“京里的表弟。先放着，晚上再说。”

李淑的丫鬟惜桂笑着跑进来道：“小姐，大少爷回来了！”

“哦，现在在哪了？”她挑眉问。



“在太爷书斋那儿。”

李淑就对我道：“我们也去看看？”不由分说拉着我往外走，一边还吩咐惜桂道：“把插好瓶的荷花捧上。”

啊？敢情那花还轮不到我享用哪！

GUI
LU { 第二章
岁月河山 }





老爷子的书斋，在整个宅子的东北角。去时仍旧经过那个方方正正、矮墙环绕的鱼池。踩过池子正中架设的平直石径，看着偶尔浮出清澈碧绿池水的红鲤，不禁想，这个地方还真适合改成泳池，石径中段有一个朴素雅致的竹亭，正好用来休息喝茶。而且，池里养的鱼好看是好看，肉质就欠佳……

“涵姐姐。”李淑上来挽住我的手臂，我才不得不停止。她问道，“你许了人没有？”

一时想起了达兰，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。顿了顿答道：“算许过了吧。”

她没觉出这种回答有什么异样，笑问道：“他……哪家公子，什么样？你见过吗？”

我点了点头，微笑道：“温文有趣的人。”

“旗人？”她问。

“嗯。”

“姐姐看得入眼的，一定不会有错。”她吐了吐舌道，“就是别跟爷爷提。”

我点头表示了解，三叔也再三叮嘱在家别提李浩跟容惠的事，我猜大概是老爷子不怎么喜欢满洲。

李淑又说：“我还没定呢。不过我不想嫁，招赘才好。”

对，养在家里比较适合她。

她意外地盯着我问：“你不反对？”

我看着她笑道：“我为什么要反对？”